

高考往事



□崔均鸣

一直认为,考大学是人生的最佳出路之一,特别是对于那些家境贫寒的穷孩子来说,高考为他们提供了一次平视生活的机会,更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生活体验。对于尚没有完全独立的高中生来说,这是一场非常特殊的人生检阅。经历了这场检阅,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称为大人了。

1984年,我也曾是一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事情早已忘却,但高考时的事儿仍然历历在目——

前宿舍的同学中有家境富裕的,高考前开始增加营养。其中,一种名叫“麦乳精”的冲泡饮品极为走俏。老爸得悉情况后,犹豫了许久也没舍得给我买,却灵机一动从单位卫生室里开出了两包500克袋装葡萄糖粉捎给我。每天,我像饮用麦乳精一样冲泡一大杯葡萄糖粉补充营养,那感觉与喝了麦乳精是一样一样的。

那时,我在离家约15公里外的一所重点高中住读,回家需要坐一站绿皮火车,车费5角。为了减少开支,我一般一个月才回家一次。但是,在临近高考的日子里,每个周日我总能收到妈妈托邻街的丛姓同学捎来的可口咸菜。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一种只有妈妈才会做的下饭佳肴。虽然它只是用面酱和鸡蛋加工而成,但那口味、那咸淡只有妈妈才能做出来。

那一年,上初中的弟弟不知给富家同学代写了多少次作业,赚了5元

钱,他全部寄给了我。接到信的那天,我悄悄躲在一边哭了一场。这笔钱之于我,堪称“雪中送炭”。它让我在备考期间可以从容地到校门外的小饭店里点一份要价8毛钱的干豆腐炒肉。每每我都会吃得满嘴流油,精神焕发。

高考前一天,妈妈拿出了家中的全部积蓄,与弟弟一起购买了水果、罐头等食物登上了来学校的火车,在黄昏时分把“奢侈”的食品送到我手中。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妈妈和弟弟因为错过了最后一班回家的火车而在城市街头踟蹰了一整晚。

高考当天,我的同桌大海的爸爸前来陪考。入考场前,有小贩向考生兜售汽水(那种汽水当时允许被带进考场),大海的爸爸给大海买了汽水后,见我孤伶伶地往考场走,立即再次掏钱,给我也买了一瓶。

经历了高考,我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在大睡三天三夜后,我用坚定的神情说服妈妈,到一家安全设施极差的个体小煤窑里当上了临时矿工,日薪5元。那年秋天,我拿着自己在黑黢黢的巷道里的劳动所得走进了大学校园。

大学毕业后,几经周折,我有幸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前年秋天,我应邀回母校参加了高中毕业35周年同学聚会。期间,班主任见到我,激动地握住了我的手。他是一位语文老师,当年对我关怀有加,也十分偏爱。其时,他刚刚做完喉癌手术,无法言语。但他仍然找来笔和纸告诉我,那一年的

高考,我的语文成绩是全校第一名,也是全地区第一名。按照规定,取得这样的成绩,学校不仅要奖励老师,也要奖励学生。可惜,学校却没有联系上我。“遗憾,太遗憾了!”他呜呜噜噜地发着不清楚的声音。我大声地告诉他,不必遗憾。老师传授给我的本领,已经有了丰厚的回报。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我就是靠着操持文字的行当来糊口的。

不得不承认,高考前后的经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甚至在我的人生观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面对经历,我有一种沉重的担子压在心头,并始终不敢懈怠。

最近,一位自称“土猪”的高考生的演讲在网上着实火了一把,他要进城“拱白菜”的理想颇受争议。但是,我却对他抱有一丝理解和同情。我知道,未来的路之于他,城里的“白菜”虽然算不上高级食品,但能够拱上或许也是一种略显奢侈的诉求——这意味着他必须更加努力,成为一只牙口优良的“土猪”才行。因为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从来都是本着“等价”“合理”的基本原则来匹配的。贫穷往往会限制一个人的想象。其实,他并没有去梦想“满汉全席”和“金枝玉叶”,也没有向往星辰和大海。临风的玉树自有更宏阔的人生设定,卑微的小草当然也有权心存一份摇曳的情思。这,不过分吧。

芒种时节忆麦香



□樊泽宝

芒种前后,老家的麦子熟了。时代的发展使现代农业代替了传统农工,尤其是土地流转后老家的田野已基本不种麦子,家乡的父老当年因麦收脱皮掉肉活受罪的磨难已成历史。但我对“喜看麦田千重浪,热风徐徐送麦香”的记忆犹新,那熟悉的割麦、翻晒、打场的场景历历在目。

立夏前后,麦子开始拔节、孕穗、开花,过了小满,天气热起来,麦子已长到齐腰深,吃饱喝足了水分养料的麦粒开始灌饱浆汁。我们一群小伙伴迫不及待地摘下一穗,掐去麦芒,放在手掌间搓揉,吹去麦糠。留在手心的麦粒是绿色的、软嫩的,一掐一包如白色的奶水,全是浆汁,丢进嘴里,柔润翠滑,汁液清香。

此时的麦粒应是最好吃的,因还在生长期,它们绿如宝石,嫩如水果,有些甚至因太嫩还搓不出粒子来,但用火一烧,麦粒的浆液就凝固,也是绿色,吃起来筋道,咀嚼鲜甜,清香无比。

当麦穗由青绿变成白绿时,麦粒的淀粉开始钙化。此时,摘下一个麦穗放在手心碾搓,让麦穗和麦粒分家,用嘴巴使劲吹吹,手心里的麦芒、麦糠飞舞在金色的阳光间,只剩下胖乎乎的圆麦粒。我们将几十粒鹅黄带青的麦粒丢进嘴里,慢慢咀嚼着,顿时满口清香。吃得差不多了就玩——我们把麦粒在口里卖力咀嚼,咽下面质,留下软且柔韧的面筋,用舌尖舔薄放在两唇之间吹泡泡,边吃边吹,亦食亦乐。生吃的味道只是单一的麦鲜,熟

吃才觉麦香也充饥。那时无论是中午还是下午放学后,我们都会三五成群各自回家挎着提篮到村东沟,来时顺便从村东头的草垛里拿些上年的麦秸草放在提篮里,在沟底会合后将干草凑堆,然后分工开干:有在沟底捡石头垒火窝的,有到麦地撮麦穗的,收拾好后就将干草放进火窝里点火,将麦穗放入火中烧烤。

火堆里的麦穗很快就没了麦芒,几分钟后麦穗也烧成黑穗,为防止烧糊,需不时用树枝翻挑,待麦子散发出香味后立马用土将火熄灭,将烧熟的麦穗堆在一旁。我们每人拿几个麦穗放在手里揉、搓、吹,很快每人的手里就有了一把青灿灿、胖墩墩的麦粒。张嘴昂脖,一把将烤熟的麦粒送入口中,用力咀嚼开后,满口清香。

开始时我们是一把一把地吃,而后就捏着麦粒一颗一颗地咽,那些烤熟的麦粒韧实,有筋骨感,吃到嘴里筋道耐嚼。一会儿小伙伴们个个吃得满腮染灰,唇齿留香、留黑(草灰)。吃完后,大家便从沟旁的槐树枝子上搽些叶子填满提篮回家“交差”。

那时是集体经济,生产队是不会放任馋孩胡来的,所以每年这个季节都会安排专人看护,我们像捉迷藏似的与看坡人周旋,不断更换着烧烤地,但总会让其逮着,拧耳朵、挨打是难免的,然而麦香的诱惑却总也挡不住。同时,烧麦穗吃如同孔乙己窃书一样——庄户人家的孩子偷吃坡里的庄稼,只能算嘴馋,是不列偷盗范围的。

芒种时节熏风干烈,青色的麦穗很快变得焦黄,麦穗尖上的麦芒逐渐变得像针一样,颗颗麦粒变得饱满坚实干硬,开镰的时候到了,儿时的烧烤季也就只有等来年了。

小时候既盼麦收,因为麦收时为增强大人收麦的体力,家里的饭菜比往常要好些,偶尔还能吃到平时见不到的鱼肉和白面锅贴,这个时候觉得日子很幸福;也怕麦收,因为顶着毒辣的太阳跟着大人在麦田里捡麦穗煞是难受——“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麦地就像个大蒸笼,连那里的空气都热烘烘的。火辣辣的太阳将麦田里的人炙烤得个个汗水淋漓,辣的、酸的和咸的汗水直往眼睛、嘴里流,擦都擦不迭,湿透了的衣服又黏又湿地粘在身上,让人头晕眼花。

割麦是当年的苦差事,不仅天热活累,难耐的还有针尖似的麦芒、裹着麦衣的麦粒,不时扎在手上、脸上、臂上,汗水一浸,浑身刺挠,难以言状。

父老早出晚归,披星戴月,每天弯腰低头十几个小时,连腰都不能畅快伸直,早午饭都在地头吃。

经过父老累死累活地抢收,田间的小麦“颗粒归仓”,晒干扬净后,大部分作为公粮上交国家,结余的分给农户。

历史的变迁,岁月的印记,麦收是一个时代人民辛苦劳作的缩影,属于那个时代的繁华,它不仅是农耕文化的符号,更是广大农民精神情感的寄托,那份淳朴美好的情愫,那种对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眷恋,永远感人!

诗三首

初夏

□周家海

鸟鸣声唤我出梦境
蓝天白云被窗户定格
阳光倏然点燃了
无尽的葱茏
那像远山、田畴和村庄一样
静静滋长与绵延的绿色
仿佛一切都凝固住
春天只留下个背影
就再也不见踪迹
石榴花把自己打扮的
好像是待嫁的新娘
身上插缀着
若灼灼火焰般的花朵
以醒目的红色
点亮了入夏的惊喜

儿时的夏日

□蔡同伟

怀念是一只灵性鸟儿
衔着一段清苦而欢乐的时光
沿着乡愁的方向
飞到我儿时夏日的故乡
那时的夏日生态优良
疯长皮小子玩耍的欲望
我们是一群无拘无束的小马驹
撒着欢儿四处奔闯
钻进茂盛的树林
我们粘知了捕纺织娘
树枝上跌落小精灵的哀伤
来到葱绿的田野
我们逮蚂蚱捉刀螂
狗尾巴草拴起战利品的辉煌
跳进清凉的河塘
我们摸鱼虾打水仗
鲜亮的情趣在水中激荡
爬上青翠的山冈
我们挖猪菜看山羊
幼小的心灵弥漫劳动的芬芳
躺在柔软的沙滩
我们光着脚裸脊梁
美滋滋的惬意在身心流淌
火热而漫长的夏日
我们放飞串串追求与向往
野性和纯真洒落岁月之上
我们像田间的禾苗
风雨中茁壮成长
亲爱的故乡
留给我太多的念想

油菜花事

□陈赫

微风拂过
它扭动着那苗条的身躯
不多不少的
填充着人间的暖意
细雨淋过
它露出着那绽放的笑颜
不偏不倚的
击中着心灵的欢喜
一田又一田的油菜花
肆意地开放
一片又一片的金黄色
铺满着大地
花海如梦如幻
花香如醉如痴
美而不妖,艳而不冷
它带着青莲的醉态
芙蓉的清婉
把一场花事的盛大
装进了夏天的梦里

